

李卫公问对校注

吴如嵩 王显臣 校注

中 华 书 局

1983年·北京

李卫公问对校注

吴如嵩 王显臣 校注

*

中华书局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石景山区中华书局印刷厂印刷

*

850 × 1168毫米1/32 · 3 3/4印张 · 60千字

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13,000册

统一书号: 2018·206 定价: 0.44元

目 录

前 言	1
李卫公问对卷上	1
李卫公问对卷中	30
李卫公问对卷下	51
附录一 《旧唐书·太宗本纪》(节录)	68
附录二 《旧唐书·李靖列传》	78
附录三 关于《李卫公问对》的评述资料	84
沈括《梦溪笔谈·补笔谈》(84) 陈师道《后山集》 (84) 邵博《河南邵氏闻见后录》(84) 何遵《春 渚纪闻》(85) 叶适《习学记言序目》(85) 晁 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(90) 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 (91) 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(91) 李焘《续资 治通鉴长编》(91) 马端临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 (92) 郑瑗《井观琐言》(92) 胡应麟《四部 正讹》(92) 俞正燮《癸巳存稿》(93) 汪 宗沂《卫公兵法样本自序》(94) 湘浦《卫民捷 录·问对题注》(94) 朱墉《武经七书汇解·序》 (94) 姚际恒《古今伪书考》(95) 《四库 全书总目提要》(95) 黄云眉《古今伪书考补 正》(96)	

李卫公问对卷上

(一)

太宗曰：“高丽数侵新罗^①，朕遣使谕^②，不奉诏，将讨之，如何？”

靖曰：“探知盖苏文自恃知兵^③，谓中国无能讨，故违命。臣请师三万擒之^④。”

太宗曰：“兵少地遥，以何术临之？”

靖曰：“臣以正兵。”

太宗曰：“平突厥时用奇兵^⑤，今言正兵^⑥，何也？”

靖曰：“诸葛亮七擒孟获^⑦，无他道也，正兵而已矣。”

太宗曰：“晋马隆讨凉州^⑧，亦是依八阵图^⑨，作偏箱车^⑩。地广，则用鹿角车营^⑪；路狭，则为木屋施于车上，且战且前。信乎，正兵古人所重也！”

靖曰：“臣讨突厥，西行数千里。若非正兵，安能致远？偏箱、鹿角，兵之大要：一则治力^⑫，一则前拒，一则束部伍，三者迭相为用。斯马隆所得古法深矣！”

校 注

① 高丽：朝鲜古国，即高句〔gōu 勾〕丽，亦作高句骊，或省作句骊、句丽。唐代时都平壤，位于今朝鲜北部及其附近地区。

新罗：朝鲜古国。位于今朝鲜东南部，北邻高句骊，西接百济。约在公元六世纪初，朝鲜出现高句丽、百济、新罗三国并立的

局面。

② 谕：这里特指皇帝的诏令，用作动词，谕示、晓谕的意思。

③ 盖苏文：又号盖金，姓泉氏，任高丽国“莫离支”（相当于唐朝兵部尚书）后，联合百济，屡攻新罗。

知兵：兵，原指兵器，引申为兵法、军事。这里的“知兵”，即懂得战阵之事。

④ 师：军队。

⑤ 平突厥：突厥，我国古族名。公元六世纪时，游牧于金山（今阿尔泰山）一带。隋开皇二年（公元582年）分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两部。唐贞观三年（公元629年）十一月，唐太宗命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，与各部唐军出击东突厥。次年正月，李靖率轻骑三千经马邑（今山西朔县），夜袭定襄（今内蒙清水河县境），大破东突厥军。颉利可汗只身逃往铁山（今内蒙白云鄂博），纠集余众数万，企图向唐伪降，伺机东山再起。李靖决定乘颉利与唐朝使臣唐俭谈判之机，实施突然袭击。二月，李靖挑选精骑一万，携带二十日粮，在铁山一带乘雾突袭，斩敌万余人。不久，颉利可汗被俘获，东突厥至此平定。

⑥ 奇兵、正兵：古代军事学术语，含义甚为广泛。一般地说，以变化莫测的作战手段，实施出敌意外攻击的军队就是奇兵；而采用正常战法进行军事行动的军队就是正兵。例如，担任正面进攻的为正兵，担任迂回包围的为奇兵；警戒守卫的为正兵，集结机动的为奇兵；主攻方向为正兵，助攻方向为奇兵，等等。

⑦ 诸葛亮七擒孟获：诸葛亮（181—234），字孔明，东汉琅琊郡阳都（今山东沂南南）人，三国时蜀汉政治家、军事家。公元225年，诸葛亮从四川兵分三路进攻南中（今云南、贵州及四川大渡河以南地区），采取“攻心为上”的策略，史称对彝族首领孟获七擒七纵，最后使孟获甘心归附。孟获后仕蜀，任御史中丞。

⑧ 晋马隆讨凉州：“讨”原作“计”，形误，据各本改正。

马隆，字孝兴，西晋武帝（司马炎）时将领。晋武帝正准备发动灭亡吴国（首都建业，今江苏南京）的战争时，鲜卑首领树机能率兵攻占凉州（今甘肃黄河以西地区），杀刺史杨欣，威胁西晋后方安全。公元279年春，晋武帝以马隆为讨虏护军、武威太守，募兵征讨树机能。马隆招募勇丁三千五百人，配以精良的装备。十一月，晋军西渡温水（今甘肃武威东温围水）同树机能军战于山地。树机能率军万余，或据险阻击于前，或设伏截击于后，阻止晋军。马隆根据山地作战的特点，结成偏箱车阵（详见注10），且战且前，推进千余里。十二月同树机能军主力进行决战，斩树机能，平定了凉州。

⑨ 八阵图：诸葛亮创制的一种攻防并用的阵法。它用纵横排列的六十四个战术单位合成一个大方阵，阵后设二十四队游骑，机动配合大方阵的作战。这是我国冷兵器时代最典型的集团方阵。

⑩ 偏箱车：亦作扁箱车。一说，即有扁平车箱的战车，其车上设备可因地形宽狭而加以改变。一说，即设置一箱的小车。《明经世文编·战阵议》卷七十四释马隆偏箱车云：“自古车有两箱，而此车独以偏箱名，则其偏为一箱，可以意推矣。盖大箱者大车也，一箱者小车也。惟其车之小，故可行于狭隘之地，而且战且前焉。”当以后说为是。

⑪ 鹿角车营：即以偏箱车首尾相接，围作一圈，架枪刀于车上，锋刃向外，以为防御之物，因其形似鹿角，称鹿角车营。

⑫ 治力：语出《孙子·军争篇》：“以近待远，以逸待劳，以饱待饥，此治力者也。”意谓：以自己部队的接近战场等待敌人的远道而来，以自己部队的养精蓄锐等待敌人的疲劳沮丧，以自己部队的粮足食饱，等待敌人的饥饿乏粮，这就是掌握部队战斗力的方法。

(二)

太宗曰：“朕破宋老生^①，初交锋，义师少却^②。朕亲以铁骑自南原驰下^③，横突之，老生兵断后^④，大溃，遂擒之。此正兵乎，奇兵乎？”

靖曰：“陛下天纵圣武^⑤，非学而能。臣按兵法，自黄帝以来^⑥，先正而后奇，先仁义而后权谲^⑦。且霍邑之战，师以义举者，正也；建成坠马^⑧，右军少却者，奇也。”

太宗曰：“彼时少却，几败大事，曷谓奇邪？”

靖曰：“凡兵，以前向为正，后却为奇。且右军不却，则老生安致之来哉？《法》曰：‘利而诱之，乱而取之^⑨。’老生不知兵，恃勇急进，不意断后，见擒于陛下^⑩。此所谓以奇为正也。”

太宗曰：“霍去病暗与孙、吴合^⑪，诚有是夫！当右军之却也^⑫，高祖失色^⑬，及朕奋击，反为我利。孙、吴暗合，卿实知言。”

校 注

① 宋老生：隋炀帝将领。隋大业十三年（公元617年），李渊、李世民父子在太原起兵反隋。七月，李渊率军三万及西突厥军一部，进驻贾胡堡（今山西霍县西北）。隋镇守长安的代王杨侑命虎牙郎将宋老生率精兵二万屯于霍邑（今山西霍县），左武侯大将军屈突通率军数万扼守河东（郡治在今山西永济西），企图阻止李渊西进。八月，李渊、李世民父子判断宋老生有勇无谋，不会主动出击贾胡堡，于是率领少数骑兵自东南进攻霍邑，故意摆出围城的态势，并百般辱骂宋老生，诱激宋老生出城作战。宋老生又见李军兵少，一怒之下，果

然率军三万自东门、南门分道出击。这时，李渊命大将军殷开山调后续部队投入战场。战斗开始后，位于城东的李渊、李建成军战斗不利，向后退却，李建成落马(后被救起)。宋老生乘机向前进逼。这时，位于城南的李世民发现宋老生军侧后暴露，及时率领所部殷志宏、柴绍等精锐骑兵自南原投入战斗，连续突击宋军阵后。李渊、李建成又乘势回军反击，宋老生兵败，旋被擒杀。

② 义师：正义的军队。这里是李世民对自己军队的称许之词。

③ 铁骑：原指穿铁甲的骑兵。这里指精锐的骑兵。

④ 断后：后路被切断。

⑤ 天纵：天所使然。这里是李靖对李世民的谀美之词。语出《论语·子罕》：“固天纵之将圣，又多能也。”

⑥ 黄帝：姬姓，号轩辕氏、有熊氏。传说为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。相传他曾打败炎帝于阪泉(今河北涿鹿东南)，又曾击杀蚩尤于涿鹿(今属河北)。《黄帝兵法》，系后人伪托。

⑦ 权谲(jué 绝)：权宜机变的计谋。

⑧ 建成：李建成，唐高祖李渊长子，后与其弟李世民因争夺皇位继承权，于公元626年发生玄武门(长安太极宫北面正门)之变，被李世民所杀。

⑨ 利而诱之，乱而取之：语出《孙子·始计篇》。意谓：敌人贪利，要以小利去引诱他；敌人发生混乱，要乘机攻取他。

⑩ 见：被。

⑪ 霍去病(前140—前117)：西汉武帝时名将，河东平阳(今山西临汾西南)人。官至骠骑将军，封冠军侯。曾六次出击匈奴，屡建战功。汉武帝曾要他学习孙、吴兵法，他说：“顾方略何如耳，不至学古兵法。”他虽然没有学习过兵法，但用兵作战多与《孙子》、《吴子》的原则相吻合。

⑫ 当右军之却也：“右”，原作“石”，形误，据各本改正。

⑬ 高祖：唐高祖，即李渊（566—635）。唐王朝的建立者。

（三）

太宗曰：“凡兵却皆谓之奇乎？”

靖曰：“不然。夫兵却，旗参差而不齐，鼓大小而不应，令喧嚣而不一，此真败却也①，非奇也。若旗齐鼓应，号令如一，纷纷纍纍，虽退走，非败也，必有奇也。《法》曰‘佯北勿追②’，又曰‘能而示之不能③’，皆奇之谓也。”

太宗曰：“霍邑之战，右军少却，其天乎？老生被擒，其人乎？”

靖曰：“若非正兵变为奇，奇兵变为正，则安能胜哉？故善用兵者，奇正在人而已。变而神之④，所以推乎天也。”

太宗俯首⑤。

校 注

① 此真败却也：“却”，翁本、刘本、王本、茅本、怀本并作“者”。

② 佯北勿追：语出《孙子·军争篇》。原文为“佯北勿从”。意为：敌人假装败退，不要实施追击，以防中计。

③ 能而示之不能：语出《孙子·计篇》。意思是能打，故意装做不能打。

④ 神：神奇莫测。这里用作动词，指奇正的变化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。

⑤ 俯首：低头。此处含有敬服和赞同之意。

（四）

太宗曰：“奇正素分之欤，临时制之欤？”

靖曰：“按《曹公新书》曰①：‘己二而敌一②，则一术为正，一术为奇；己五而敌一，则三术为正，二术为奇。’此言大略尔。唯孙武云：‘战势不过奇正，奇正之变，不可胜穷。奇正相生，如循环之无端，孰能穷之③？’斯得之矣，安有素分之邪？若士卒未习吾法，偏裨未熟吾令，则必为之二术。教战时，各认旗鼓，迭相分合，故曰分合为变④，此教战之术尔。教阅既成，众知吾法，然后如驱群羊，由将所指，孰分奇正之别哉？孙武所谓‘形人而我无形’⑤，此乃奇正之极致。是以素分者教阅也，临时制变者不可胜穷也。”

太宗曰：“深乎，深乎！曹公必知之矣。但《新书》所以授诸将而已，非奇正本法。”

校 注

① 《曹公新书》：指曹操所著的军事论著《新书》，今已失传。《问对》征引《新书》文句，多出自曹操《孙子注》。是否二书原即一种，难以考辨。

② 己二而敌一：“己”，原作“巳”，形误，据各本改正。下同。

“己二而敌一”句，语出曹操《孙子·谋攻篇注》。“己二而敌一，则一术为正，一术为奇”原文为“以二敌一，则一术为正，一术为奇”。就是当我之兵力两倍于敌时，我则以一部为正兵，一部为奇兵。“己五而敌一，则三术为正，二术为奇”原文为“以五敌一，则三术为正，二术为奇”。就是当我之兵力五倍于敌时，我则以五分之三的兵力为正兵，五分之二的兵力为奇兵。总之，无论攻、防、追、退，都要有主次，讲奇正。

③ 战势不过奇正六句：语出《孙子·势篇》。意谓战术不过“奇”与“正”，可是“奇”“正”的变化无穷无尽。

④ 分合为变：语出《孙子·军争篇》。指部队的分散和集中须依战场战况灵活处置。

⑤ 形人而我无形：语出《孙子·虚实篇》。意谓使敌人暴露真情，但不让自己的情况暴露。

（五）

太宗曰：“曹公云‘奇兵旁击’^①，卿谓若何？”

靖曰：“臣按曹公注《孙子》曰：‘先出合战为正，后出为奇^②。’此与旁击之说异焉^③。臣愚谓大众所合为正，将所自出为奇，乌有先后旁击之拘哉^④？”

太宗曰：“吾之正，使敌视以为奇；吾之奇，使敌视以为正，斯所谓‘形人者’欤？以奇为正，以正为奇，变化莫测，斯所谓‘无形者’欤？”

靖再拜曰：“陛下神圣，迥出古人，非臣所及。”

校 注

① 奇兵旁击：语出曹操《孙子·势篇注》：“正者当敌，奇兵从傍击不备也。”曹操认为，正兵是实施正面攻击的，奇兵是从敌侧后出其不意实施攻击的。

② 先出合战为正，后出为奇：语出曹操《孙子·势篇注》。曹操认为率先同敌交战的部队是正兵，然后出击的部队是奇兵。

③ 此与旁击之说异焉：“说”，原作“拘”（翁本同），今据刘、王、茅、张、怀本改。

④ 乌有先后旁击之拘哉：“先”原作“失”，形误，据各本改正。

此句的大意是，奇兵、正兵的运用，哪有拘泥于先后、正击侧击的说法呢！他认为主力与敌交战为正，而将帅根据具体情况出兵

为奇。

(六)

太宗曰：“分合为变者，奇正安在？”

靖曰：“善用兵者，无不正，无不奇，使敌莫测。故正亦胜，奇亦胜。三军之士，止知其胜，莫知其所以胜。非变而能通，安能至是哉？分合所出，唯孙武能之。吴起而下，莫可及焉。”

太宗曰：“吴术若何？”

靖曰：“臣请略言之。魏武侯问吴起两军相向^①，起曰：‘使贱而勇者前击，锋始交而北，北而勿罚，观敌进取。一坐一起，奔北不追，则敌有谋矣；若悉众追北，行止纵横，此敌人不才，击之勿疑^②。’臣谓吴术大率多此类^③，非孙武所谓以正合也。”

太宗曰：“卿舅韩擒虎尝言^④，卿可与论孙、吴，亦奇正之谓乎？”

靖曰：“擒虎安知奇正之极，但以奇为奇，以正为正尔！曾未知奇正相变，循环无穷者也。”

校 注

① 魏武侯：即魏击，战国时魏国的国君，魏文侯之子，公元前395年至公元前370年在位。

两军相向：事见《吴子·论将第四》。原文是“两军相望，不知其将，我欲相之，其术如何？”相，即观察了解。术，方法。此四句意为：两军相对，不知敌方将领才能如何，我要了解他，有什么方法？

② 使贱而勇者前击十一句：语出《吴子·论将第四》。原文为

“令贱而勇者，将轻锐以尝之，务于北，无务于得，观敌之来。一坐一起，其政以理，其追北佯为不及，其见利佯为不知，如此将者，名为智将，勿与战矣。若其众欢哗，旌旗烦乱，其卒自行自止，其兵或纵或横，其追北恐不及，见利恐不得，此为愚将，虽众可获。”此段意为：命令勇敢的下级军官，率领轻锐部队实施试探性的攻击，一定要假装败退，不要打胜，以便观察敌人追击时的进止举动。如果敌军指挥很有条理，他追击时假装追不上，看到有利战机假装不知道，这样的将领叫做智将，不可同他作战。如果敌军喧哗，旗帜混乱，士兵随意进止，兵器横七竖八，追击时唯恐追不上，见战利唯恐得不到，这样的将领叫做愚将，即使兵力再多也可以俘获他。

③ 吴术大率多此类：“此类”二字，各本互乙。

④ 韩擒虎(538—592)：隋代大将，河南东垣(今河南新安东)人。隋文帝开皇九年(公元589年)正月，在隋灭陈的战争中，韩擒虎率轻骑五百为先锋，乘陈军戒备松弛之机，自采石矶(今安徽省马鞍山市长江东岸)渡江，从南路攻建康(今南京市)；隋军主力则由贺若弼率领，自京口(今镇江)渡江，从北路攻建康。陈军在受到两路夹击，长江也被隋军舟师控制的情况下，相继投降，陈后主被俘，陈国灭亡。韩擒虎因功封上柱国。

(七)

太宗曰：“古人临阵出奇，攻人不意，斯亦相变之法乎？”

靖曰：“前代战斗，多是以小术而胜无术，以片善而胜无善，斯安足以论兵法也？若谢玄之破苻坚①，非谢玄之善也，盖苻坚之不善也。”

太宗顾侍臣检《谢玄传》，阅之曰：“苻坚甚处是不善？”

靖曰：“臣观《苻坚载记》曰：秦诸军皆溃败，唯慕容垂一

军独全。坚以千余骑赴之，垂子宝劝垂杀坚^②，不果。此有以见秦师之乱。慕容垂独全，盖坚为垂所陷明矣。夫为人所陷而欲胜敌，不亦难乎？臣故曰无术焉，苻坚之类是也。”

太宗曰：“《孙子》谓多算胜少算，少算胜无算^③。凡事皆然。”

校 注

① 谢玄之破苻坚：苻坚(338—385)，五胡十六国时期前秦的统治者。前秦曾占有相当今新疆、甘肃、陕西、四川、山西、河北、河南(淮河以北)及山东等广大地区。晋太元八年(公元383年)八月，苻坚强征各族人民从事进攻东晋的战争。他指挥步兵六十余万，骑兵二十七万，羽林郎三万余，号称百万大军，从长安出发，分兵三路，采取分进合击的战略部署，企图一举灭掉东晋。僻处江南的东晋王朝命谢玄为前锋都督，率兵八万抗击秦军。洛涧(今安徽淮南东)一战，击破秦军前锋，初战告捷。晋军进至淝水(淮河支流，今安徽省西北)，两军隔水布阵，形成对峙。谢玄派人向苻坚说：如果秦军稍向后移，使晋军渡河，便可决一胜败。苻坚认为，正可以利用晋军半渡淝水时进行攻击，于是命令军队后退。当秦军一经后移，本已积怨很深、不愿作战的各族士兵纷纷溃散，阵势立即混乱。谢玄亲率主力乘机渡河猛攻，大破秦军。

② 慕容垂(326—396)：十六国时期后燕的建立者，鲜卑族。昌黎棘城(今辽宁义县西北)人。前燕时封为吴王，后投奔苻坚，帮助苻坚灭了前燕。淝水之战苻坚失败后，他乘机恢复燕国，定都中山(今河北定县)。

秦诸军皆溃败五句：参见《晋书》卷一百十四《苻坚载记》。

③ 少算胜无算：句前原有“有以知”三字。今据怀本并参照宋本《十一家注孙子》删。

多算胜少算，少算胜无算：语意出《孙子·计篇》。意谓计算周密、胜利条件充分的，能战胜计算疏漏、胜利条件不足的。原文为“夫未战而庙算胜者，得算多也；未战而庙算不胜者，得算少也。多算胜，少算不胜，而况于无算乎？”

（八）

太宗曰：“黄帝兵法，世传《握奇文》^①，或谓为《握机文》，何谓也？”

靖曰：“奇，音机，故或传为机，其义则一。考其词云：‘四为正，四为奇，余奇为握机。’奇，余零也，因此音机。臣愚谓兵无不是机，安在乎握而言也？当为余奇则是。夫正兵受之于君，奇兵将所自出。《法》曰：‘令素行以教其民，则民服^②。’此受之于君者也。又曰：‘兵不豫言，君命有所不受^③。’此将所自出者也。凡将，正而无奇，则守将也；奇而无正，则斗将也；奇正皆得，国之辅也。是故握机握奇，本无二法，在学者兼通而已。”

校 注

① 《握奇文》：古代兵书名，即《握奇经》，亦作《握机经》、《握机经》。旧题黄帝臣风后撰，汉公孙弘解。一卷，三百八十余字。

关于握机阵图，传为风后创制，不足凭信。对于八阵，它明确指出“四为正，四为奇”，即前后左右四块“实地”的部队为正兵，利用东北、西北、西南、东南四块“虚地”进行机动为奇兵。不属此八阵的“余奇”之兵，即中军，亦即下文所称“中心零者”，由主将掌握。

② 以教其民：“民”下原衍“者”字，据王本、茅本及宋本《十一家注孙子》删。

令素行以教其民，则民服：语出《孙子·行军篇》。意谓命令平时能贯彻执行，士卒就能养成服从的习惯。

③ 兵不豫言，君命有所不受：“兵不豫言”，不知所出。“君命有所不受”，语出《孙子·九变篇》。意谓战阵之事应该相机行事，事前是不能刻板规定的。即使是国君的命令，如果它不符合战场上的变化情况，也可以不接受。

（九）

太宗曰：“阵数有九，中心零者，大将握之，四面八向，皆取准焉。阵间容阵，队间容队。以前为后，以后为前。进无速奔，退无遽走。四头八尾，触处为首，敌冲其中，两头皆救。数起于五，而终于八^①，此何谓也？”

靖曰：“诸葛亮以石纵横布为八行^②，方阵之法即此图也。臣尝教阅，必先此阵。世所传《握机文》，盖得其粗也。”

太宗曰：“天、地、风、云、龙、虎、鸟、蛇，斯八阵何义也？”

靖曰：“传之者误也。古人秘藏此法，故诡设八名尔。八阵本一也，分为八焉。若天、地者，本乎旗号；风、云者，本乎幡名；龙、虎、鸟、蛇者，本乎队伍之别。后世误传，诡设物象，何止八而已乎？”

太宗曰：“数起于五，而终于八，则非设象，实古制也。卿试陈之。”

靖曰：“臣按黄帝始立丘井之法^③，因以制兵。故井分四道，八家处之，其形井字，开方九焉。五为阵法，四为闲地，此所谓数起于五也；虚其中，大将居之，环其四面，诸部连绕，此所谓终于八也。及乎变化制敌，则纷纷纭纭，斗乱而

法不乱；混混沌沌，形圆而势不散：此所谓散而成八，复而为一者也。”

太宗曰：“深乎，黄帝之制兵也！后世虽有天智神略，莫能出其阃闼④。降此孰有继之者乎？”

靖曰：“周之始兴⑤，则太公实缮其法⑥：始于岐都⑦，以建井亩；戎车三百辆，虎贲三千人⑧，以立军制；六步七步，六伐七伐⑨，以教战法。陈师牧野⑩，太公以百夫致师⑪，以成武功，以四万五千人胜纣七十万众⑫。周《司马法》，本太公者也。太公既没，齐人得其遗法。至桓公霸天下⑬，任管仲⑭，复修太公法，谓之节制之师⑮。诸侯毕服。”

太宗曰：“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，殊不知兵法乃本于王制也。诸葛亮王佐之才，自比管、乐⑯，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也。但周衰时，王不能用，故假齐兴师尔。”

靖再拜曰：“陛下神圣，知人如此，老臣虽死，无愧昔贤也。臣请言管仲制齐之法：三分齐国，以为三军；五家为轨，故五人为伍；十轨为里，故五十人为小戎；四里为连，故二百人为卒；十连为乡，故二千人为旅；五乡一师⑰，故万人为军。亦犹《司马法》一师五旅⑱，一旅五卒之义焉。其实皆得太公之遗法。”

太宗曰：“《司马法》人言穰苴所述⑲，是欤，否也？”

靖曰：“按《史记·穰苴传》，齐景公时⑳，穰苴善用兵，败燕晋之师，景公尊为司马之官㉑，由是称司马穰苴，子孙号司马氏。至齐威王㉒，追论古司马法，又述穰苴所学，遂有《司马穰苴书》数十篇。今世所传兵家者流㉓，又分权谋、形势、阴阳、技巧四种，皆出《司马法》也。”